

殘樹

苦金[著]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殘樹

苦金〔著〕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残树/苦金著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5624-5115-0

I. 残… II. 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65704号

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

残 树

苦 金 著

策 划: 重庆市作家协会

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曾钰钦 版式设计: 曾滢媛

责任校对: 秦巴达 责任印刷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张鸽盛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 400030

电话: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32千

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115-0 定价: 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黄济人 谭建祥 王明凯

副主任：向远道 陈川

编委会成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王明凯 邓毅 任华 刘阳 刘运勇 向远道 陈川 周火岛
黄济人 谭建祥

序

半 岛

2009年3月下旬，我去鲁迅文学院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作辅导的时候，认识了苦金。

苦金从事过农村、教育、民族宗教、企业、政府机关等方面的工作，人生阅历非常丰富。新世纪初叶，他亮相于中国文坛，短短几年间，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民族文学》、《红岩》、《春风》、《青年文学》等报刊留下他文学跋涉的足迹，有的作品还被《小说选刊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全国短篇小说选》选载，五次荣获省级以上文学奖。

苦金很有文学天赋，写作上也肯下功夫。他写小说不重数量，却求精致。在《残树》这部中篇小说集里，他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，积极探索外域文学创作技巧，融会贯通，精彩纷呈，相当可贵。

苦金在这些小说作品里，集中展示了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：

一是努力开掘人物灵魂，塑造新的人物形象。

《残树》里的岳胖子，是文学领域全新的一个人物形象：大自然之子。他和大自然和谐相处，浑然天成，是大自然里一棵能行走的树，但他的生命却非常脆弱，谁破坏了大自然，他这棵大树就会轰然倒下。作品揭示，能让大树倒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：一是自然原因，二是复杂多变的社会原因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使这棵大树倒下的，不是自然原因，也不是社会的外部原因，恰恰是他亲人和一批熟识的人们。那么，作品给予我们的某种警示：破坏大自然的，同人类过不去的，不恰恰是我们人类自己吗？

岳胖子的儿子岳城，是当前刚进入社会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人

物形象。他高考落榜，最是需要人关心和指出正确的前行之路的时刻，如果放任了，那么，金钱和美学就是他们直接的需要而不能明辨是非。岳城就这样在作品里行走，也在社会中行走。这一类青年应该怎么做？作家留给了读者去思索。

《谁点亮了星星》这部小说的3个主要人物，在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里是首次出现。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中表现出的独特、丰富而美好的人性，使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文学典型。作品里的男女主人公，一位是大都市的美女大学生杨西月，她曾经万贯家财，却突然落难下嫁给一个农民，巨大的反差，本身就是故事。她忍辱负重、委曲求全，以真诚、真情实现了人德、人心的圆满。一位是乡下的农民秦得富，勤劳而不愚蠢，自卑爱美而底气不足，于是做出许多不近情理之事，但他人性向善，为了真情真爱，他愿以生命托付而无悔。他们的儿子沙宝，既有城市富家子弟留下来的自傲，又天真善良，对真情有直觉的判断，当意识到秦得富对他的真心真爱时，他不由自主喊出了开始不愿意喊出的一声“爸爸”，其心其情，不是血缘胜似血缘。星星的光辉，原来由他们互相点亮！

《调研员王克舒》以三峡大坝工程建设为背景，在以小见大，一波三折的故事里，苦金盯着人物写。政府机关的调研员、非党人士王克舒退居二线以后，才意会到调研员、巡视员这些“职务”的尴尬，因而从国家利益出发，提出富有见地的疑问。但他又以平民的良心思考，仍然抵御着世俗观念兢兢业业工作，并以超出自身工作职责的良好品德，体恤民情，关注民生，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职场生涯。

当我在《遥远的炊烟》中，读到两个主人公的时候，我的眼前一亮。

杏枝婆是武陵寨的老祖宗，是神权、族权的代表。她在迷信光环下关心族人，关心亲人，也是在迷信的鬼光下害人，害自己。她是真正属于人性复杂的多面的立体型“圆形”人物，在我们民族的文学史上，是一个未曾出现过的很有研究价值的文学典型形象。

她的亲生儿子被迷信害死，她心有所恻，表面却无动于衷。她是站在全寨人安全的“大义”上对儿子的死严肃而冷酷的。儿媳对“神水”稍有怀疑，便一步一步将她逼上自杀的绝路。但杏枝婆又是善良的，她真诚关心武陵寨每个人的生活，对晚辈充满爱心。她不准春子到土神潭游泳既是对晚辈的关心爱护，更是为了维护祖宗的规矩，即使是自己的独生孙女，超越了祖宗划定的雷池也会遭到惩罚。但春子是白雪公主，杏枝婆却决不是恶毒的巫婆。作为族权与神权的代表，她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中，以温柔的情感方式对叛逆的春子实施了严酷的精神戕害。“她为什么会这样？”你读了这个人物，忍不住会探索这个人物精神层面背后的东西。

春子也是一位立体式的“圆形”人物。她迥异于传统的悲剧人物。她和所有土家族姑娘一样美丽多情，充满对幸福、爱情的渴望。她爱奶奶，爱寨子里所有的人，但与众不同的是她大胆追求科学与先进文明，敢于怀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迷信观念。当然，迷信鬼神的一个层面是对个人的迷信，对迷信的怀疑就是对权威人物的怀疑。春子感受一些文明的时候，她在惊奇中本能地进步。可是，当深沉的保守观念再一次笼罩她的时候，她所获得的肤浅的新奇文明摇摇欲坠，直到摔下悬崖的前一刻，她的人性文明的青春追求才死而复生，实现了文明进步希望的真正涅槃！

二是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，苦金兼收并蓄，巧妙运用外域现代文学技巧，从而使作品意象丰富，意旨深邃，回味无穷。

《残树》里，苦金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，巧妙地融入作品的重要环节，提升了作品展示的力度和深度。比如主人公小腿肚疼痛难忍的原因，是金丝楠大树的一条根被人砍伤，将树根包扎维护好了以后，他的小腿疼痛奇迹般的迅速痊愈；当金丝楠大树被伐倒的时候，主人公头脑里，清晰地看见自己胸腔里轰然倒下的树影。这些意象，强化了岳胖子这个自然之子的形象，意示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。

在这个作品里，作家遵从人物、情节的自身走向，运用了多

重意义的象征：身负自然和人文双重价值的金丝楠，藏锋养拙而为“残树”近千年，却终于躲脱不过金钱这个魔鬼的屠刀；儿子伐树，实则就是伐自己的父亲，伐祖宗的懿德，伐我们人类自己；在金钱或者其他方式包装的伪饰物面前，社会的人们不知真相而被假象迷惑，从而还对伪善者歌功颂德，发人深思，令人警醒。

苦金还善于经营闲笔，并使闲笔不闲。这部小说的结尾，作家寥寥几笔，用过路人随意的几句话，调动读者联想到作品中重要的人和事，不免慨叹目下拜金主义，世道人心的某些势利和盲从的悲哀，从而引入深层次的社会思考，使作品展示出超出故事本身的多意性。

《遥远的炊烟》，这部小说的艺术氛围非常浓厚。它以悲剧之美为基调，将山水之美，人物之美，民族风情之美融为一体，成为复调的艺术，让人一唱三叹。作家借鉴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，省视、探索自己民族的心路历程，探索生活本真的奥秘。《遥远的炊烟》中的武陵寨是现实生活之外的“另一个世界”，但他又不是象征主义的克隆和翻版。法国的象征主义者认为，现实世界是虚幻的，他们的“另一个世界”才是实在的。远在天边的武陵寨是一个象征，是一个民族的缩影，然而在全国各地，处处可见武陵寨意绪的影子。

抗战题材的《老根土》，在艺术的追求上也值得一叙。一般来讲，战争题材常常被写得血腥、残酷、坚硬，苦金却以空灵蕴藉的笔调，把战争写得如海水一样坚硬的柔软，让你不仅仅读出战争，还要你读出情怀，读出品味儿，读出诗意！作家几乎不露痕迹地运用意识流手法，用诗一般的语言，把激烈的战争片段、主人公的生活回溯以及地域风情、昼夜之美自然衔接而汨汨流淌，情寓景、景融情，情景交融、如梦如幻。

许多小说成为经典而经久不衰，同作家在作品中追求文学的意境分不开。苦金在这部小说集里，独行思索，苦心孤诣，力求使作品在高层次的文学意境中游走。《遥远的炊烟》《老根土》《残

树》《谁点亮了星星》等篇什的语言、句式、节奏及结构中，他领悟沈从文、茅盾、汪曾祺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等中外作家文学创作的个中三昧而不墨守成规，以个性的眼光，融进民族性、地域性的独特语言或方式，随形生义，随情传意，随类赋彩，含蓄婉约，空灵飘逸，耐人咀嚼。

2009年6月18日于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

（注：半岛，本名张水舟，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，中国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。）

目录

残 树·····	001
老根土·····	075
遥远的炊烟·····	098
调研员王克舒·····	180
谁点亮了星星·····	219

残 树

第一章

“有人要砍你的树！”

鄢老三在村口找到岳胖子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真的，有人要搞你的树！”

岳胖子开始听了一怔，随后就笑了，“鄢老三，你灯儿多，吓我嗦，又不看我是哪样人。”

“你是哪样人？皮大牯一个，我还搞不清楚吗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个牛不弯，撞了坎坎，不转弯，犁田的时候不晓得转弯，三条鞭子抽屁股，抽得尾巴夹尻子，你也不转。哈哈哈。”鄢老三拍拍岳胖子肉实的背，很得意样子。

“脾气是很犟呢，爹妈给的，改不了啰。”岳胖子回道，“不过，你虽然没有犟性，但一辈子吃草，还是一条瘦牯牛。”

“先不扯闲白，拿烟来抽，抽了给你说正事。”鄢老三打了一个呵欠。岳胖子说：“要烟就是要烟哈，莫来套烟抽哈。”

可能这一大半天，鄢老三都没有抽到烟，连续抽了几大口，瘾过足了，还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，然后坐到路边的一砣石头上，不看岳胖子，只看着远方的小路，很严肃地说：“有人真的在打你树的主意。”

“是哪个？”岳胖子看出鄢老三不是开玩笑，不解地说，“没有几个人知道哇。”

“有时候，我不是还去林产品公司打几天工吗，那个人。”鄢老三又抽了一口，“那个人看上去还有些头面，穿得料正光足的。他在向林业部门的杨教授打听，我也是偶然听到的。”

“问的杨教授？那就不要紧。”岳胖子松了一口气，说，“过几天进城赶场，顺便问问他。”

“说你是个疲大牯哦，这些事情要赶急，慢腾腾疲沓沓的，等出事了后悔莫及。”鄢老三倒还比岳胖子着急了，“其实关我狗屁事儿，我是提醒你，明天就应该去问问情况。”

鄢老三提醒岳胖子进城向杨教授问情况，可是岳胖子没有当回事，第二天中午了，仍然叼了一根不带把儿的纸烟，躺在木椅上翘二郎腿，结果真等来了一个心里怕。

下午，岳胖子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
“老岳啊，吃饭没有？”

男子30来岁，伸手递一支熊猫烟给胖子，咔哒一响，防风打火机直接伸到主人的嘴边。

他怎么知道我姓岳呢？胖子一边接烟，一边奇怪地想，那人燃着的打火机烧嘴皮了，他赶忙才把烟放嘴里去点燃。

“你们是？”

“城里照相馆的。”女人20出头，斜挂一个黑色老皮的照相机包，回答问话风快。

“我们这里穷里巴几的，小路也是弯来拐去的，你们不怕脚杆走崴呀？”自从听鄢老三说的信息以后，岳胖子长了一个心眼。可是老婆是女人，来的都是客呀，她喂了猪走进堂屋，“叻，怎么不叫客人坐哇。”拉两个木椅子安排了一男一女。

“老岳啊，我们是来帮你搞宣传的。”男的说。

“就拍两张照片。”女的说。

“拍照片？好，我和胖子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有照过相呢。”银梅端了两杯热茶递到男女手上，“给我们合个影，另外一人照一张。”

“我们只是来拍树子的，不拍人。”年轻女人一点儿不通人情，“你们可以到城里拍去呀。”

“照什么树哇？”岳胖子也坐到一张椅子上，有些不经心地慢腾腾问，“你们闲心好，城里那么多树，还跑到乡下来照树子。”

“是张总专门请我来拍的，说你们的树子特别，本来我还不想来。”女人站起来，傲气地说，“带路哇，去拍你们的树。”

胖子猜出了他们的来意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的树不要你们照，你们去照其他人的树吧。”

“别，别，我们只拍你们的树，要不这样。”男人急忙对银梅说，“先给你们拍相，多少张都行，不要钱。”

银梅看了看胖子，没有回答。胖子说：“不费你们的心，我们不照相。”

那男的就怪年轻女人了，“你看你，真不会说话，得罪人了吧。”转而对胖子说，“老岳，请别多心，我就给你直说吧。我是城里木材进出口公司办公室的主任陈老六，她是照相馆专业摄影师，张总委托我请她专程来拍几张你家的金丝楠木的。不白拍，给你们300元钱，怎么样？”

“年轻人，没有吃过羊肉，还看见过羊子跑吧？我们不稀罕你们的钱！”岳胖子站起身来，指了指门外，“你们走吧，我还要去看我的秧苗呢。”

侦察兵到家里来了，这还得了哇，这一下岳胖子着急了，两男女前脚走，他后脚就进城去向杨教授汇报了情况。

杨教授表扬他警觉是对的，那么金贵的树，损失了不得了。

要尽量守住秘密，消息不能再扩散了。他说前几天那个张总亲自来找过他探情况，他回说是谣传。那个张总就是搞木材生意的，虽说过去没有发现明目张胆地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，可是利益熏心是商人的本质之一。在巨大的财富面前，真要是信息弄准了，他是很下得手的。杨教授原来打算安排局里去挂一块保护的牌子，可是级别不够，保护的作用不大，因为这棵树是他私人的财产，法律上是他自己作主，也就没有去挂。但是，要是申请到国家林业局的保护牌子，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如果愿意把树交给国家，国家就会永远保护，并且会给一笔补助金。胖子就说那好，你快申请啊。杨教授说我尽力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岳胖子想，那个张总怎么盯着我的金丝楠木，他是什么人啊？

张总叫张白金，白金木材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。原来是政府办的副秘书长，下海经商多年，颇有雄图大志，一开始就企求富可敌城、名满天下的目标，可是商海未遂人愿，一直成绩平平，所以总想“有朝一日时运转，突然抱个金娃娃。”

“你怎么搞的，这点儿小事儿都办不成？”张总有些埋怨陈老六，“拍几张照片的事情都办不好。”

陈老六是张总的表弟，没有办好事情，自己心里也还是惭愧，出主意道：“我们再去偷拍好不好？”

“你呀，豆腐渣脑壳，你这一搞，别人早就防范了。你再去，如果被发现，影响弄大了，谁都知道其价值，到时候即使事情弄得成，别人八两秤翘起，成本太高，我们就拿不下来了。要讲智慧，知道不，智慧。”

“怎么讲智慧，我不敢擅作主张想什么点子，担心把你的计划弄砸。”

“你这样想是对的，今年的生意很不好做，如果能够把那

一棵树子搞定，我的公司才能真正上台阶。”张白金思考着说，“岳胖子不是有个儿子在城里读书吗，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还有几天是端午节，过节的时候好说话，你再去岳胖子家探探口风。”

清溪山是八面山脉延伸下来的一个山峰。岳胖子家祖祖辈辈住在清溪山下，土地下户的时候，这山就成了他家的白留山，镇山之宝就是那棵金丝楠大树。

在各类树木的簇拥下，金丝楠的树枝像一支支强劲的伞柄夸张地横生出去，长圆倒被的针形叶片，细密拥挤，泼墨似的层层叠叠罩覆在枝干上，阳光从天空照下来，经过层层枝叶的过滤，色彩翠绿而斑驳。金丝楠木的下面，有一小块空地。这些年，每个炎热的夏季，岳胖子总是在空地上铺一层截断的干竹子棒，上面遮盖一张较厚的塑料布，塑料布上再铺设干草，然后把竹席铺上去就可以睡觉了。

这个中午，岳胖子就在金丝楠树下午睡。

“从小习惯了，不经常去林子里睡睡，身体总觉得不舒坦。”老婆叨叨咕咕的时候，他就给她解释。所以只要天晴，岳胖子的午睡都在林子过。这不，旧草帽盖着他的脸，正发出均匀的鼾声。那鼾声和各种鸟语及小动物的叫声混合在一起，竟然互不干扰而组成一曲和谐的森林之音。

一只松鼠从树上跳下来，落到青草上，左右看一看，又望了望空地对面的几棵松树，就飞动了小腿，迅捷地朝松树跑去。经过青草地的时候，翻上了胖子的草帽。大约是发现不对，或者是草帽在胖子脸上不平稳，松鼠刚翻上去，草帽就翻转过来把它罩住。它叽的一声大叫，弹出草帽，飞似地逃窜，爬到松树上面去。

胖子被惊醒，在斑驳晃动的阳光下，虚眯的眼睛眨了几眨，

抬头，亮眼，看见了树上的松鼠便憨厚地笑了。松鼠还惊魂未定，跳几步，回回头，眼睛骨碌碌转。

胖子没有起身。他仰躺着，架了二郎腿，很自我地欣赏着头上的大树。那棵大树就是他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金丝楠木树。岳胖子过去只知道那树是楠木，并不知道是金丝楠木。上前年，他才从杨教授嘴里知道是金丝楠木。老父临死之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我们岳家自古磨难多多，为什么磨而不衰？有古树护佑啊！你老老爷说了，以命保树命自保，以树保命命不保，要牢记啊。”

那棵树很大吗？也不是很大，虽然林业局杨教授说有900多年的树龄，主干也不过两人环抱粗细，而且经历过一次大不幸。不知是哪一个朝代，半夜的暴风雨中，突然一声霹雳，拦腰炸断了大树上面的一段主干。多少年来，剩下的主干弯曲而多结疤，连同枝干宁愿憋屈生长，也不愿意超越众林之岸而显山露水了。主干上一条被雷劈而撕裂的干枝，像武士的宝刀在战场被截断以后，其锋不减，倨傲地秀于林岸，象征性地静静诉说着什么。金丝楠木的分枝原本是倾斜着向上生长，可是这棵金丝楠木的枝干虽然粗大遒劲，现在却一律横生，枝枝叶叶绝不高过旁边的大树之颠。杨教授观察良久，拍着大树的主干唏嘘感叹：“善藏锋者成其器呀，不然你哪能活到今世！”

杨教授是带着两个助手慕名来看岳胖子的金丝楠木的。教授姓杨而其貌不扬，瘦瘦的，一副上千度的近视眼镜。他用利刃削了一截树枝，拿到鼻子下嗅了嗅，再把截断处在带来的细砂布上认真地磨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放大镜仔细地看，然后非常惊喜地对两个助手和岳胖子他们说：“没想到没想到，国宝哇，这是真正的金丝楠木。也是到现在为止，中国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唯一存活的金丝楠木！”

看着大家惊奇而疑惑的神情，杨教授作了认真的讲解。说楠

木分三种，一是香楠；二是金丝楠；三是水楠。因为不耐寒，都生长在中国长江之南。金丝楠常出川涧旁，木微紫而清香，纹美而有金丝，至美者，向阳处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。金丝楠不仅稀少珍贵而且生长极缓，成材需成百上千年。由于名贵，各朝乱砍滥发者众。元明时期，金丝楠就已稀缺告急；在清朝顺治，官方就明令非皇家不能用其材；至清咸丰年间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都已经宣称，世上再无存活之金丝楠。

在清溪山发现金丝楠，当时最兴奋的莫过于杨教授了。他回城以后，立即呈文给中国林业部。林业部立即派专家下来详察。检验果然属实以后，专家高兴之余不免叹惋，此树可惜不能再生发种子了。金丝楠核果是椭圆形或椭圆状卵形，成熟者被短柔毛呈黑色，但它是高枝处圆锥花序腋生，而这棵金丝楠可以开花结子之高枝处已遭雷击，早就不能开花结果了。所幸都是专家，办法也还是有的，那就是作无性繁殖试验。便指示杨教授封锁消息，致力保护，加紧试验，务求成功。

第二章

岳胖子在金丝楠木的树荫下睡足了觉，伸了一个懒腰，连带着打几个哈欠，然后拿起草帽起身了。

他刚走出林子，一股热浪轰然撞了他一下。他噫了一声，急忙噗噗地挥动草帽驱赶热气。“这红老虎硬是凶，都下午了，还这么热！”他抬头看天，深邃浩淼的蓝色天幕里，没有一丝云彩，一颗明晃晃的毒日头射得他眼花缭乱。

看远了去，清溪沟边堆积的鹅卵石，土坎上的青石板，村子里人家的瓦面上，被太阳晒起的热浪，忽闪忽闪地像一缕缕透明